

普洱茶記

雷平阳

编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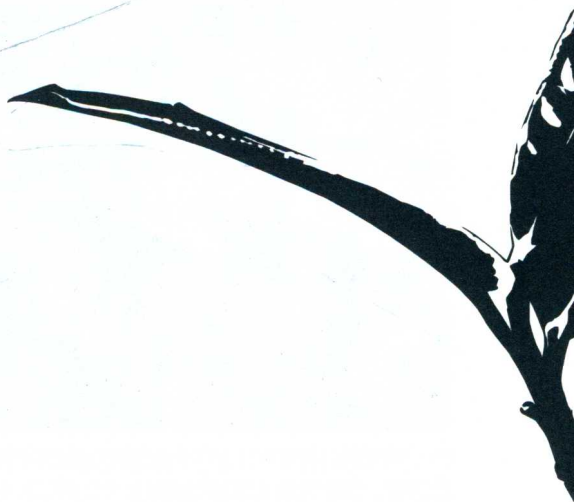
与 时 间 一 块 儿 永 存



重庆大学出版社
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雷平阳 编著

普洱茶記



重慶大學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普洱茶记 / 雷平阳编著. — 重庆: 重庆大学出版社, 2015.10
ISBN 978-7-5624-9289-4

I. ①普… II. ①雷… III. ①普洱茶—文化研究
IV. ①TS971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54533号

普洱茶记

puercha ji

雷平阳 编著

策 划: 
责任编辑: 李佳熙
责任校对: 刘雯娜
责任印刷: 张 策
装帧设计: 何海林

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: 邓晓益

社址: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

电话: (023) 88617190 88617185 (中小学)

网址: 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重庆共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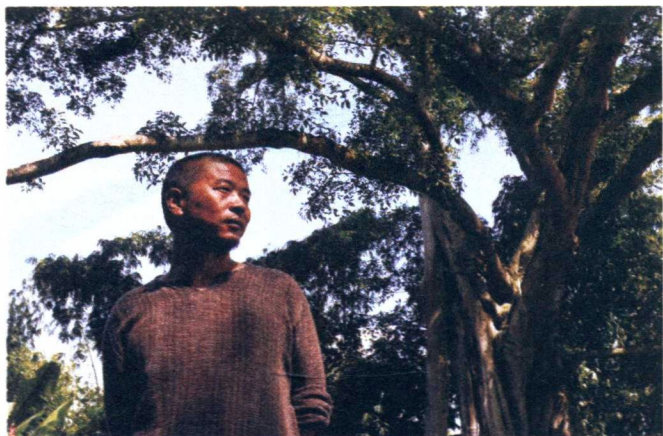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: 787×1092 1/16 印张: 14.75 字数: 248千

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624-9289-4 定价: 58.00元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等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

版权所有,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, 违者必究



雷平阳，1966 年生于云南昭通市昭阳区土城乡欧家营，当代诗人、散文家。出版诗集《雷平阳诗选》《云南记》《出云南记》《基诺山》《山水课》和《悬崖上的沉默》，出版散文集《云南黄昏的秩序》《我的云南血统》和《雷平阳散文选集》等多部。曾获人民文学诗歌奖、诗刊年度大奖、十月文学奖、华语文学大奖诗歌奖和鲁迅文学奖等奖项。现居昆明，供职于云南省文联。



为了写这本书，2000年我曾到西双版纳作了长时间的采访调查，当时普洱茶没有今天这么红火。

世道变了，普洱茶火了，到处都是满嘴普洱茶的人。11月初，曾俊先生的普洱茶庄开业，邀我去小酌，偶遇《都市时报》记者张伟，她是昆明媒体人中为普洱茶吆喝嗓门最大的那位，听说《普洱茶记》也将修订重印，伸出舌头，舞动着兰花指，告诉我：“这是今年有关普洱茶的第六本书。”我跟许多认为普洱茶被炒得有一些过火了的人想法不同，广东的一棵老树荔枝都可以拍卖5万人民币，云南伟大的普洱茶一斤为什么不能卖16万？为什么就不能让四海之内妇孺皆知，每人都喝？普洱茶目前的这点“火”算什么呀？有清朝时候火吗？那时候满朝廷的人都喝普洱茶，都以拥有来自云南的普洱茶为荣，现在这么一点小打小闹，竟然就有人站出来说，普洱茶热该降温了，真让人匪夷所思。以普洱茶独步天下，敢于与时间对抗并消化了时间，把时间变成口味的不朽品质，你的这么一点点抬举它的小伎俩，就能将它捧杀了？笑话！真想回到清朝去。

说起来还真让人汗颜。普洱茶之热，并非由云南人自己掀起，可当别人捧着一颗心来（不管是喜欢茶，还是喜欢钱），为普洱茶不惜喊破嗓门的时候，我们却屡有不和谐音。这书应出版社之邀重新修订时，不止一人跟我讲，书中引用邓时海的文字最好删掉。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。普洱茶没风靡的时候，有几个人能像邓时海先生那样为普及普洱茶不辞千辛万苦？有人说，邓先生叫茶问茶，是为了卖茶。我认为，如果邓时海先生靠普洱茶挣了大钱，也是应该的；如果他的著作中有一些与事实不符之处，也是可以原谅的，可以更正的。普洱茶能有今日气象，邓时海居功至伟，云南应该给他发勋章。

云南没有比普洱茶更伟大的商品品牌了，让我们一起宣传它、珍惜它，让它与时间一块儿永存吧！

雷平阳

2014年4月28日 昆明



1	序 篇	岁月的茶香
13	第一篇	关于普洱茶
47	第二篇	勐海——云南茶都
79	第三篇	朝拜茶王
111	第四篇	茶人访谈录
131	第五篇	勐海茶厂记
169	第六篇	普洱茶珍品
223	后 记	
224	参考文献	



岁月的茶香



清人阮福在《普洱茶记》中说：“普洱茶古属银生府。则西蕃之用普茶。已自唐时。”邓时海先生据此言说：“普洱茶早在唐朝已经远销到西蕃，那时的西南丝绸之路，实际上应该改叫‘丝茶之路’才正确。”

在邓时海先生的眼中，唐代茶圣陆羽在其《茶经》中，介绍了13个省份42州的名茶，却漏了云南银生城的普洱茶，这实在是茶叶史上一次遗珠之憾。同为唐代品茗大师的卢仝，在其诗《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》中云：“开缄宛见谏议面，手阅月团三百片。”对这名诗，许多茶学家均认为卢仝抒写的就是像“月团”一样的普洱饼茶。卢仝当时是否写的就是普洱茶，站在客观的立场上，或许谁也不敢下定论。银生城远在蛮乡天际，作为河北涿县人，卢仝既不仕进，也未远游，普洱茶真能像天上的月牙照亮他隐居的少室山？但从唐代宋代多产团饼茶的事实来看，卢仝写没写普洱茶倒显得并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，普洱茶或许是天下唯一承接了唐宋团茶衣钵的茶类了。

在明清普洱茶极盛时期，作为茶叶的集散地，普洱有6条“茶马大道”通向内地、西藏和国外，这6条“茶马大道”就是邓时海先生所言的“丝茶之路”的主干部分。它们依次是“普洱昆明官马大道”，茶叶据此由骡马运到昆明，然后再被客商贩运往四面八方；“普洱下关茶马大道”，茶叶据此运往滇西各地及西藏；“普洱莱州茶马道”，茶叶据此过

江城，入越南莱州，然后再转往西藏和欧洲等地；“普洱澜沧茶马道”，茶叶据此过澜沧，入孟连，最终销往缅甸各地；“普洱勐腊茶马道”，茶叶据此过勐腊，然后倾销老挝北部各省；最后一条是“勐海景栋茶马道”，此道是6道中唯一没经普洱集散的一条“外线”，即普洱茶商们直接深入普洱茶主产区勐海，购得茶叶后，直接取道打洛，至缅甸景栋，然后再转运泰国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等地。

6条茶马大道，均以普洱为圆心，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雄性地延伸。它们除了把茶叶带向四面八方以外，那成群结队的马帮和贩夫走卒，也在克服了涉大川、翻高山、与瘴气流疾对峙、与匪患周旋的种种艰辛之后，把异地的布匹、盐巴、铁器以及种种生活理念和农耕技艺，带到了这一片远方的秘境。

天下没有孤悬之地，一声鸟的呼吸，一次大象的奔走，一声声孟加拉虎的啸鸣，凤尾竹下傣族少女的每一首歌谣，布朗山的每一个黄昏……它们都是利奥波德所说的“土地伦理观”的一个组成部分，我们都能在遥远的万里之外，用心灵感应，用目光凝视，用耳朵聆听。

如果真把“南方丝绸之路”改为“南方丝茶之路”，我是非常赞赏的。在约定俗成的“南方丝绸之路”的地图上，其起点是四川宜宾（旧称叙府），经秦代李冰所开五尺道，过昭通、曲靖，达昆明，然后又分两条，或往滇西北的大理并一直延伸，或往普洱直达东南亚。在宜宾至昆明这一条线上，路途很少旁出，是线性的，但在普洱和滇西北则呈网状，四面勾连散射。之所以有此气象，除地理因素外，茶叶贸易在其间起到了决定性作用。由云南省茶业协会主办的杂志《云南茶叶》1999年第3期上公布的“1998年云南省20个产茶大县（市）

排行榜”，还可以让我们看到茶叶贸易的另一种力量。其排行榜依次是：勐海（6909吨）、景洪（6708吨）、凤庆（6508吨）、昌宁（3842吨）、澜沧（3540吨）、思茅（2911吨）、潞西（2880吨）、云县（2873吨）、永德（2859吨）、江城（2754吨）、腾冲（2420吨）、双江（2259吨）、临沧（1905吨）、景东（1789吨）、沧源（1763吨）、耿马（1754吨）、盐津（1705吨）、南涧（1629吨）、景谷（1464吨）和勐腊（1371吨）。在此排行榜中，勐海作为龙头老大不足为奇，旧时的老茶区景谷和勐腊位置末尾，也可理解为时光的变迁，可对云南茶业稍具常识的人，都会发现20个县（市）中有一“另类”，它就是盐津。其他县（市）产茶可谓都是名满天下，盐津产茶，且位居勐腊和景谷之前，这却有些不可思议。

盐津产茶，应该说是“南方丝茶之路”的一个佐证。盐津地处滇川交界，扼“丝绸之路”入滇咽喉，在该县豆沙乡石门关一带，至今还保存着一截完好的“五尺道”。青石板上的马蹄痕，深达数寸，弯下腰，还可掏出大把大把的腐叶和杂土，也可想象出昔日往来马帮行走的热闹景象。据民国时期陈一得先生编纂的《盐津县志》及《乌蒙纪年》一书记载，在明清时代，盐津只须设卡收税即可维持县治。李冰开五尺道，圆了秦国江山关中、四川和云南“栈道千里，无所不通”之梦，却也从此把云南与中原连在了一起。盐津作为“南方丝绸之路”上的必经之地，客观上就见证了云南与内地的经济往来。普洱茶作为贡品，必经盐津，方能入京师，一队队由昆明、曲靖、昭通辗转而来的马帮和挑夫，必经盐津，方能去四川或者中原。1940年，中茶云南公司在四川宜宾设办事处“集散”云南沱茶即是最好的佐证。云南茶，四川盐，在此向两个端极不停地流淌。昭通地区大多数县（市）不产茶，为何就盐津和其周边县份产茶，如果仅从地理和气候的角度去推

断，是不确切的。众所周知，盐津的盐矿储量并不具备开采价值，可由于旧时盐巴所展示出来的巨大的经济效益，盐津也曾开盐井采盐。在清代学者檀萃所著《滇海虞衡志》一书中，曾把茶叶称为“大钱粮”；在《普洱府志》中则记录了清政府收取茶捐的具体数目，这些史料准确地体现出了当时茶叶在社会生活中的经济价值，盐津南接昆明涌动的茶市，北交四川茶区，又有中茶云南公司于宜宾作“策应”，岂有不受影响之理？今《盐津县志》载文称，盐津之茶，先乃小叶种，后改为大叶茶，且由此品种之改，产量提高了20%。

大叶茶的故乡即今西双版纳和思茅等地，盐津引种，“南方丝茶之路”之说，也就有根有据了。我们由此也可以这么讲，在清代以前，或许正是因了欣欣向荣的茶叶交易，更大限度地把云南高原牢牢地维系在了“南方丝绸之路”这一经济黄金网络之中，并使之没有彻底地被世界所遗忘。

站在经济学的立场上看云南，旧时的云南，在很大程度上，是依靠茶叶、黄铜以及朱提银向世界表明自己的存在的。《续云南通志长编》中曾载文：

“本省为著名产茶区域。普洱贡茶，名满海内。往昔盛时，即六大茶山，亦年产十数万担。味醇质厚，品种特优。况滇为山国，农产不丰，而全省之气候、土壤、地势，几无不宜茶。故就滇茶之环境与品质论，实具有攫取国际市场，而与印度、锡兰、日本、爪哇等产茶国角逐于世界市场之可能性。惜乎地处边陲，交通梗阻，农民墨守成规，举凡栽培、制造、包装诸要端，均粗拙简陋……滇茶主要产地，大部偏于西南一隅。发源于六大茶山，延及澜沧江左右之哀牢、蒙乐、怒山间高地。换言之，其发展趋势，大抵由思茅迤南之江城、镇越、车里、佛海、五福、六顺等县，渐移向西北之澜沧、景东、双江、缅宁、云县，而迄于顺宁……六大茶山者，或谓攸乐、革登、倚邦、莽芝、蛮砖、漫撒；或谓倚邦、架布、帽崆、蛮砖、革登、易武；或谓倚邦、易武、蛮砖、莽芝、革登、架布，未知孰是。此六大茶山，在昔均隶思茅厅，思茅厅又属普洱府，故外省人士概名滇茶曰‘普洱茶’，实则普洱并不产茶，昔思茅沿边十二版纳地所产之茶，盖以行政区域之名而名之耳……（滇茶）以销路别：有销四川之沱茶，销西藏之砖茶、紧茶（心脏形），销暹罗、南洋、香港之圆茶（圆饼形，直径七八寸，每筒七饼，亦称七子圆），销古宗西藏之蛮庄茶，销本省之散茶……

在该书中，亦称普洱不仅不产茶，而且不是茶叶的集散地，真正的茶叶集散是由昆明和下关完成的。因为当时滇茶“除销本省外，以销四川、康、藏为大宗，间销安南、暹罗、缅甸、南洋及我国沿海沿江各省。”昆明和下关，前者由昭通盐津一线入川，后者一可通藏，二可上丽江入川。鲜为人

>>

知的是，勐海（时称佛海）一度是滇茶南行的集散地。李佛一先生所著《十二版纳志》称，十二版纳的商品，以茶叶为大宗，由佛海年销印度、西藏、不丹、尼泊尔、缅甸、中国香港等地达 36 000 驮，而流向思茅方向仅 1 000 驮左右。这数据如果没有隐藏着人为的想象力，它对于普洱来说，是非常残酷的，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于普洱是茶叶集散地的说法。可问题又在于，李佛一用数据，《续云南通志长篇》所言又是官方的“振振有词”。但不管怎么讲，昆明、下关、勐海集散也好，普洱集散也罢，抛开时间的变换和世事的反复不说，茶叶作为旧时云南的一个象征，其身影愈发的清晰起来了。它不仅仅活跃于西双版纳、思茅、临沧以及保山这些茶叶主产区，它作为“南方丝绸之路”网络之上急速运行的精灵，全方位地介入到了云南的每一个角落。特别是它北上四川，把整个滇东北山国也迅速地激活了。

三

唐时品茗大师卢仝有吟茶诗，抒写七碗茶，传达的是七种饮茶境界：

一碗喉吻润 两碗破孤闷
三碗搜枯肠 唯有文章五千卷
四碗发轻汗 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
五碗肌骨清 六碗通仙灵
七碗吃不得也 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
蓬莱山在何处 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

>>

七种境界，次第升华，若非文人雅士或心静如水且有情趣之人，断难体悟。一部中国茶史，即是一部永远也不会有结尾的心灵史，且习茶有道，环境设置、茶具选配、用水、择茶、泡茶，及至茶禅同心——每一个环节，每一程序，皆因俗而俗，因雅而雅，步步玄机。茶仙陆羽说茶：“茶有九难，一曰造，二曰别，三曰器，四曰火，五曰水，六曰炙，七曰末，八曰煮，九曰饮”，从造到饮，过程之完美，绝对不是贩夫走卒的豪饮可以与之相比的。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享乐主义时代，张源在《茶录》一书中说：“饮茶以客少为贵，客众则喧，喧则雅趣乏矣。独啜曰神，二客曰胜，三四曰趣”，“神、胜、趣”三字，又有几个茶人能抵达？

作家林语堂也有茶论，并从技术上总结出了十个要点：“第一，茶叶娇嫩，茶易腐败，所以整治时，须十分清洁，

须远离酒类香类一切有强味的物事，和身带这类气息的人；第二，茶叶须贮藏于冷燥之处，在潮湿季节中，备用的茶叶须贮锡罐中，其余则另贮大罐，封固藏好，不取用时不可开启，如若发霉，则须在文火上微烘，一面用扇子轻轻挥扇，以免茶叶发黄和变色；第三，烹茶的艺术一半在于择水，山泉为上，河水次之，井水更次，水槽之水如来自堤堰，因为本属山泉，所以很可用得；第四，客下可多，且须文雅之人，方能鉴赏杯壶之美；第五，茶的正色是清中带微黄，过浓的红茶即不能不另加牛奶、柠檬、薄荷或他物以调和其苦味；第六，好茶必有回味，大概在饮茶半分钟后，当其化学成分和津液发生作用时即能觉出；第七，茶须现泡现饮，泡在壶中稍稍过候，即会失味；第八，泡茶必须用刚沸之水；第九，一切可以混杂真味的香料，须一概摒除，至多只略加些桂皮或代代花，以合有些爱好者的口味而已；第十，茶味最上者，应如婴孩身上一般的带着奶花香。”与卢仝、陆羽和张源等人的言论相比，林语堂先生之论，虽更具生活气息，有了平民百姓的气味，可也不是人人均能为之，由茶而生的精神向度，仍有“等级森严”的意味。

我之于茶，由普洱茶始。

老家在滇东北，我所出生的寨子，位于云贵川三省的交界处，自古都是物资集散的好地方，也就自古都有无数的马帮。父亲的回忆很生动：在那些黑黑白白的时光深处，屋后的官道上，那些身驮重物的马匹，一匹接着一匹，从天亮走到天黑，从天黑又走到天亮。有时候，总见喝醉了酒的赶马人，拉着马尾巴，踉踉跄跄地走过。偶尔停下来，那血红的眼睛，老是盯着村里的小媳妇，因此一茬一茬的风流韵事总如野外的草，割了生，生了割，谁都打整不净。也因此才有一次次的操刀相搏，多少赶马人没有死在最险的路上，却死在了一次忽然来临的欲望之中。